

长治奋进者

笔尖上的守望者

——平顺农民谷春生的四十载写作路

文/图 本报记者 马慧荣 武玮

阳光穿过玻璃窗，照亮案头泛黄的剪报本，也勾勒出这个太行山农民特有的轮廓——深灰布裤的裤管沾着工地泥沙，中山装领口磨得发亮。59岁的谷春生正伏在斑驳的木桌上奋笔疾书，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。

谷春生出生于平顺县虹梯关乡臭水峧村，16岁初中毕业后，由于家庭原因便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。他曾任过代课教师、村干部，如今，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生计。“家里吃顿肉要掂量，可买书订报就像庄稼汉买种子，手起钱落不带哆嗦。”谷春生搬出厚厚一沓报纸，剪报边缘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里，藏着从土小工到书生的蜕变密码。

回忆起写作的日子，谷春生难掩激动：“当时写了稿子要到虹梯关公社邮电所投寄，来回要走30里山路。”摩挲着《今日平顺》的铅字首稿，他永远记得初次听见广播播出自已文稿时，沟壑纵横的山谷里回荡着字句的震颤。从这天起，只要在农闲时间，谷春生就会发挥自己善于写作的特长，立志笔耕身边事，代呼农家声。“虹梯关党参获丰收，找不到婆家农民愁”“潞城黄牛蹄乡遭遇暴雨袭击损失严重”等200多篇稿件，为当地经济建设和农民增产增收起

到了积极作用；“臭水峧村红萝卜喜获大丰收，农民难销售”的来信，经市级媒体报道后，第二天就有蔬菜公司前往该村购买蔬菜，很快缓解了当地菜农的蔬菜销售难题。

“老谷的新闻眼长在泥土里。”曾与他合作的《山西农民报》编辑感叹。从1977年到1983年，谷春生笔下的文字如漳河水奔腾不息，每年在县级广播站发稿150篇左右，在长治广播电台和《长治日报》发稿140篇左右，加之省级电台、报刊和外省媒体平台，每年发稿量达300多篇，取得了县广播站连续五年发稿第一、长治广播电台连续三年发稿第一的好成绩。他还写了许多赞美家乡的稿件，“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“谁说姑娘留不在山旮旯”“成松堂迁居记”等十几篇作品获得国家和省、市、县优秀论文奖。

当电子邮箱投稿渐成时尚，这个面对显示屏略显局促的老通讯员，也必须用布满裂口的手学着打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不懈努力，谷春生不仅学会了打字，还创办了微信公众号《农民文苑》。

打开《农民文苑》微信公众号，里面的内容透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：从新

年开场的“春节联欢晚会”一路看过来，闹元宵、庆七一活动精彩纷呈；国际时事、邻里婚丧、银行变息、国债发行、学校招生、旅游景点等信息应有尽有；消息、散文、诗歌、访谈、视频、图片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作为记录者，他继续编写身边小事，为农民群众鼓与呼；而作为编辑，他广泛吸收社会各界来稿，为200余位写作爱好者创建发稿平台。谷春生的《农民文苑》创办特点，是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、深奥的理论浅显化、专业的知识普及化、古老的东西年轻化，其短小精悍的文章吸引了大量阅读爱好者。到目前为止，《农民文苑》已发布755期，发表文章2500余篇。

漫步在田间地头，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老谷，来帮我们写点东西吧，找你准没错。”这背后是5000余篇稿件砌筑的信任丰碑，那些朴素的方块字化作移山的愚公之锄，在岁月里凿刻出真实的沟壑。在谷春生破旧的书柜里，珍藏着一个发黄的档案盒，整齐码放着216封群众来信。从解决虹梯关党参滞销的感谢信，到平顺空巢老人朴实的赞扬，这些跨越40载的铅字回声，构成了比任何奖杯都珍贵的丰碑。



谷春生在整理剪报。

获得国家和省、市、县级各种表彰40余次，接受市、县新闻媒体多次专访，获“年度模范特约通讯员”荣誉称号，多篇征文获得国家和省优秀奖励……面对诸多荣誉，谷春生从不骄傲停滞。暮色浸染太行山脊，谷春生挎着印满采访手记的褪色帆布包，身影又一次穿行在田间村舍与工地钢架间，采集着永远鲜活的文字火种。这个把职业栏填写成“通讯员”的农民，用40年完成对“作家”称谓的敬意。在太行山百姓的记忆硬盘中，“谷春生”三个字早已化作永不消磁的温暖存在。

贾成石“真实诚”

文/图 本报见习记者 牛佳锡

在城市繁华喧嚣的背后，总有一些角落承载着别样的故事，贾成石师傅的修鞋摊便是其中之一。

在潞城区金桥花园小区楼下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，一张旧木桌、一个装满工具的铁箱和几把高矮不一的凳子，构成了这位古稀老人的“工作天地”。尽管周边的店铺换了又换，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，但贾师傅的修鞋摊却始终稳稳扎根于这座城市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就跟着父亲学这门手艺，想着往后靠它养家糊口，没想到，这一干就是40年。”贾师傅一边熟练地给一只皮鞋换鞋底，一边回忆说。

刚从事修鞋这一行的时候，人们的鞋子款式相对简单，布鞋、胶鞋居多，修理的需求主要是补补丁、换鞋底。那时候，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，对鞋子都是修了又修、补了又补，当时生意还算红火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鞋子的种类和材质变得五花八门，从真皮皮鞋到高科技面料的运动鞋，每一种都对修鞋技艺提出了新挑战。

“现在的鞋子，有些材料我以前都没见过，只能自己琢磨，或者跟同行交流。”贾师傅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坦然说道。为了紧跟时代步伐，满足顾客需求，年事已高的他依然埋头研究各类鞋子的修理技术，还购置了一系列针对特



贾成石在为顾客修鞋。

殊材质的修鞋工具。即便如此，如今修鞋摊的生意和过去相比，还是冷清了不少。

“现在条件好了，很多人鞋子坏了或者穿旧了就直接扔掉了，不像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了。”贾师傅感慨道。

城市的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

的消费习惯，也改变了贾师傅的生存环境。曾经熙熙攘攘的老街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商业街，他也曾随城市规划换过几个地方，但最终还是选择在这里扎根。“还是这里老顾客多，他们信任我，我要是走了，他们还得再找地方。”贾师傅说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他和周围的居民已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，很多人都成了他的朋友。

采访过程中，不断有路过的居民和贾师傅打招呼，有的还会

停下来聊几句。一位老顾客告诉记者：“贾师傅的手艺好，价格也公道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习惯找他。他这个人实诚啊！”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，贾师傅的修鞋摊仿佛是一个时间的“避风港”，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与踏实。

时代在快速发展，像修鞋这样的传统手艺正逐渐被边缘化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但贾师傅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
“只要还有人需要，我就会一直干下去。”他坚定地说。

贾成石师傅的故事，是城市变迁中的一个缩影，也是小人物坚守与奋斗的生动写照。在高楼大厦和现代化商场的背后，这些平凡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方式，为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八旬兄弟的道情人生

本报记者 韦婧 通讯员 王永先

在屯留区西流寨村，83岁的呼栓牛和70岁的呼晚龙这对兄弟近日正忙着指导村民排练屯留道情《黑小伙娶了个黑丫头》，这是他们传承了几十年的经典曲目。

每逢村里有活动，总少不了两位老人的身影。他们是屯留道情的传承者，是民间艺术的守护者，他们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，演绎着非遗传承的动人故事。

“屯留道情讲究‘七分说三分唱’，这个转音要像山涧流水一样自然。”呼栓牛边说边示范，虽然腿脚已不太灵便，但一开腔依然中气十足。这位从小传唱道情的老艺人，至今保留着20世纪六十年代的演出笔记，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唱腔要点和表演心得，每个细节都凝聚着老人毕生的心血。

弟弟呼晚龙更是“文武全才”，他将年轻时所学少林拳的刚劲与道情的柔美相融合，独创出一套“武戏文唱”的表演风格。2018年，兄弟俩带着自编的《垃圾分类我先行》连演数十场，新颖的环保主题搭配传统唱腔，令观众耳目一新。“传统艺术要活下来，就得说老百姓关心的事。”呼晚龙感慨道。

为让屯留道情传承下去，兄弟俩还在自家小院里开辟“非遗课堂”。农闲时节，不少年轻人和孩子会准时来学艺。呼栓牛教唱传统段子，呼晚龙则带着大家练基本功。在呼栓牛的指导下，13岁的王小花已经能完整演唱《珍珠倒卷帘》。每到寒暑假，这个小院就变成了“非遗夏令营”，这里不仅有本村的孩子，还有城里来的大学生志愿者。兄弟俩就教孩子们吹奏乐器、唱道情，带来访者走访村落，收集民间故事。

夕阳西下，兄弟俩坐在老槐树下表演新编的《乡村振兴唱新篇》。呼栓牛说：“只要还有人愿意听，我们就会一直传唱下去。”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非遗传承人的心声。